

远山古道

秦岭行走笔记

李延风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始于1897

远山古道

秦岭行走笔记

李延风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山古道:秦岭行走笔记/李延风著.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7

ISBN 978-7-100-15231-0

I.①远… II.①李… III.①秦岭—古道—介绍
IV.①K928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6681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远山古道:秦岭行走笔记

李延风—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231-0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张 10 1/4

定价:32.00 元



我想去远方，网络上的世界太近。
我想上高山，屏幕上的世界太平。
我想寻古迹，城市里的世界太新。
我想走小道，轮子上的世界太快。

目 录

淘沙江边鸮飞处 / 1

芦花滩头 / 14

且过石桥看洋州 / 27

唐塔女孩与城隍老人 / 40

蘑菇木耳一类的人 / 69

围炉夜话 / 81

汉川寻旧 / 94

走向牛岭 / 118

到华阳 / 193

春回王爷庙 / 265

朝阳山 / 271

再行悦骆无限路 / 288

后 记 / 320

淘沙江边鸮飞处

我决定在高铁穿越秦岭之前，去翻越它一次。

这都是高铁惹的祸，它在秦岭里直直打了隧道。秦岭是真皮，不是人造革。真皮透气，里面的古道就是它的通气孔，人应该沿着古道从上面走。如今打山洞，就像是在真皮衣服上钻个洞，是对秦岭的大不敬。况且那些古道还有别的作用。

陕西像一块生姜，如果把长条形的甘肃加上，就成了一个细长的仙人掌。那些古道就是仙人掌的根须，穿过秦岭扎进南边的花盆里。花盆由秦岭跟巴山围成，无数条小河从山上下来，形成了盆底的汉江。仙人掌干热，有水分从这花盆传上去滋润，阴阳平衡，就有了丝绸之路，沿甘肃一路上新疆去。说这话绝不是附会。想想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，周围是关中平原，丝绸在哪里？没有的。茶叶在哪里？也没有的。丝绸茶叶在秦岭以南。怎么过来的？东南的走大运河辗转过来，西南的就走这些根须过来。

秦岭里从南到北的根须，古时担担子背背篓的人得走七八天的。走民国时修的公路，老解放车两个人换着开得一天一夜。宝成

铁路上两个冒烟的火车头一拉一推，绕过去也要半天一夜。前几年打洞修了高速公路，过去才三个半小时，那些坐过宝成路冒烟火车的人觉得不可思议，而如今的高铁听说只要一个小时，有人登时就晕了。《山海经》里有昆仑山，里面住着很多神。秦岭是昆仑山的延续，也是神山，是南北界山，华夏龙脉，站在那儿就是要让你费点力气从上面翻越的。打洞穿过，就冒犯了它。冒犯了就得有人去谢罪。西藏人谁都没冒犯还磕着头去拉萨呢，所以为了维护秦岭的尊严，我准备替高铁去走一趟“谢罪之旅”。

当然也不要以为我的这趟行程有多清苦，其实也有不少快乐成分。汉人的神鬼观比较“幽默”，神要敬，自己也要娱乐。“神”字里有个“申”字，发音听起来还有点像“人”，所以可能是人的延伸，跟人差不多。比方说清明节扫墓，去把坟头上的杂草剪掉，吃喝的东西摆坟前磕个头，鬼就算吃了，然后小孩子把煮鸡蛋从坟堆这边往那边一滚，大家野餐一顿，吹着柳条哨子回家。所以我走这一趟一方面是让秦岭高兴点，一方面也是让我高兴一点，因为我平常的日子比较寡淡。

我打算从南往北走，这是咨询过懂风水的二龙的。他说从南往北走吉利，因为长安在北边，往长安走的人是获得了提拔，“驱车西近长安好”，反之则是遭到谪贬，“云横秦岭家何在”。我在上海，即使是从南往北走，最好的走法也是先到西安，换车坐到秦岭南边，再沿着古道往北走。否则我得先到四川或湖北再过去，那边群山连绵，费的时间都比西安长。

为了表示对秦岭的虔诚，我决定从上海起身就坐慢车。这世界需要慢，太极拳就是慢派的总代表。拜访重要人物和重要地方都得先慢下来。苏东坡去看宰相王安石，离大门一箭地就得下马。古代

的寺庙建在山里，就是让你一步一步慢慢走上去。兵马俑博物馆最早的时候大巴车直接开到一号坑门口，后来修了园林，人得在园林外早早下车步行进去，也是这个道理。

好在喜欢慢的人还不少，我坐的这趟慢车的票都卖完了，只能买无座。但无座票不等于真的没座位，大家还是会让你挤一下的。当然你也得随大流，喜欢社交一点，给大家带来点快乐，所以我兜里装了一副扑克和一副象棋。只有在这样的慢车上大家还会闲聊互动，像个村子。飞机和高铁上的人几乎是从来不说活的。

上了车我先靠着一个椅背站下，问一个坐着的人是哪人，说是泾阳人，我就说泾阳的蒜最有名，然后就说蒜这个东西真是好东西，尤其适合吃面的时候就着吃，吃米饭就蒜就不行了。那人立刻说：“对对，夏天吃了我们的蒜蚊子都不叮。”泾阳人又问旁边的人是哪儿的，那人说在一个叫定边的县。旁边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立刻说那是古代的三边。“对，三边，也是塞外。”于是大家说三边，说塞外，说长城在那儿叫边墙，说边墙好听，是老百姓的叫法，长城是官方叫法。

有位老者说他是汉中人，祖上到关中贩药材贩盐。有一次他爷还走了一趟三边，那儿有个盐场堡产盐。那时到陕北拿点针线就能谋生。走到滩里给放羊的说：“别小看这根针，把铁棍棍磨到这么细要多少工夫？”那放羊的立刻懂了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棒磨成针”这话的含义，十分敬佩，拿一只羊换一根针。又走到一家，吃住了很长时间，走的时候留下一根针，再留一卷线，说磨针的事就不说了，把棉花搓到这么细要多少工夫？主人家十分感激，又送了一只羊。

哈哈哈哈哈。

泾阳人问：“汉中人到关中陕北的不多吧？”

老者说：“对，汉中四面都是山，不合群。受关中保护，说四川话，藏在那片宝地里吃鱼吃米吃辣子，也极能吃苦。为了卖一百斤东西不惜走五百里山路到关中或者四川。而且东西一卖，第二天就买一挑子立马担回去，脚上穿的是草鞋。临走时给四川老表和陕西乡党说：‘乖，我们在山那边好着哩，甭理我们哦。’”

哈哈哈哈哈。

灾年里只见关中人往陕北汉中跑，没见汉中陕北人逃往关中的。陕北人往内蒙古跑，汉中人往山上跑，就是不出去。到了山里，开一块荒地就能活命。石头是山的骨头，土是肉。巴山里的人往秦岭里跑，因为四川的山瘦，陕西的山胖（哈哈哈哈哈）。陕北和汉中人穷在房子衣服上，穷不在肚子上，住可以在山洞里。吃饱些，穿烂些，少说闲话走慢些。

哈哈哈哈哈。

定边人问：“那去汉中拿针线可以吗？”

“不行的，针线本来就是人家担到关中来的。那地方人崇拜诸葛亮，一眼就识破了你的机关。那地方水长山高，雾气缭绕，崇拜巫术风水。所以你装成风水先生，拿个指南针罗盘过去，一定有人管饭。”

到这时不仅有哈哈哈哈哈的笑声，而且人们开始互相讨论，气氛很活跃。我就拿出兜里的扑克说：“没有罗盘的话拿一副这个也行。有没有人打？”自然有人举手，于是打牌，往里面挤一点，让我也坐下。

这边打牌气氛一上去，就有人来围观，后来我就让一个围观者打，我去坐他的位子。等那人打累了回来，我就到另一个车厢去，按同样的程序，说陕南，说阳平关。一个熟悉三国的说，宝成

线上的阳平关不是古阳平关，古阳平关在勉县，黄忠刀劈夏侯渊的地方。于是大家说黄忠，说夏侯渊，说诸葛亮在汉中发明的木牛流马。我又拿出象棋，问谁下。几个人推让，我也推让，最后两个人在小桌上下。附近的人来围观，我就出了圈，在一个围观者的位子上坐下，呼呼大睡。我梦见扑克、象棋变成针线、罗盘，火车变成陕北陕南。

所以那二十几个小时里我一直有地方坐，还认识了一个上海打工的城固小伙儿，加了微信。那小伙儿一行五六个人，都是要回家过年的。

早上五点车到了西安，天还没亮，我就跟着这一群打工者，出了站扛着大包小包走。西安站在城墙外，我们走到城门洞下面，墙壁上却开了一扇门，我跟着他们进去，原来这城墙里面有人打了洞，有很多空着的商铺，居然还有一个旅馆。我们都坐在那空商铺里等，六点时忽然有一妇女叫排队，于是排队，前行，外出，上了一辆车。那个小伙儿跟别人上了去城固的车，我上了去洋县的车。我本来就不喜欢这在秦岭里钻洞的高速公路，好在是早上黑黑的时候，正好补觉。一觉醒来，车已到洋县了。

我来洋县也是懂风水的二龙指点过的，因为这是一条古道——傥骆道的起点。我就是要沿着这条道再走回关中，走向长安。

我已经在地图上研究好了，所以一下车就先到城南的汉江边上。这里是洋县城的最南边，是傥骆道的具体起点。当年的人都是从江边上进入洋县，穿过街巷，走上傥骆道的。

我在江边把远处扫视了一遍。北边南边各一条山脉，像灰色的

带子缓缓飘在地平线上。北山比南山稍宽一点。我知道它们都是谦虚的高人，在远处不显高，一旦进入，就是进入了巨人的世界。北山就是秦岭，南山就是巴山，人在它们脚下就像蚂蚁在人脚下。洋县在汉江北面靠近秦岭的一侧，且口音像秦腔，说明此地人拜秦岭胜过拜巴山。这可能是因为“秦岭”二字的笔画比“巴山”多，看起来厚重。齐楚燕韩赵魏秦里，也只有“秦”字最特别，像个穿着铠甲的兵马俑将军。当然巴山也是很厉害的神山。君王台榭枕巴山，仙家犬吠白云间。春日莺啼修竹里，来游此地不知还。巴山那边可是西蜀天府之国，是眼前这个汉中小花盆下面的又一个花盆。峨眉山、青城山，还有三峡，也都是那里的山川霸主，名气了得。

孙悟空一出世先拜四方，我也在心里给秦岭和巴山各磕了一个头。

中国分南北，也分东西。东边的中原和江南，西边的关中和四川，是古时的核心四块。其中关中面积最小，但却是里面的秤砣，宋朝以前是都城，压着另外三块。这主要是因为陕西东边是黄河，南边是秦岭。西边过去是甘肃的祁连山，形成一个深口袋，上面还绑一根绳子，就是长城。所以陕西是个口袋阵，秦岭是口袋里的一块大石头。长安城背靠秦岭，皇帝就有底气。西北守住玉门关，东南守住潼关，就没大问题。万一守不住，比如安史之乱，渔阳鼙鼓动地来，秦岭的重要性就更体现出来了：皇帝就钻入秦岭，走古道去四川。

这个汉中小盆地，本是四川的小兄弟，早些年代跟四川一起归楚，后来“过继”给了秦。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汉中归秦，却长得

像四川。关中去四川的人一般先到汉中，在这儿先由小兄弟招待一下，吃好休息好再继续前行。地理上的事跟人事挺像。这汉中小弟就会来事，和平年代归秦，战争年代归蜀，两头不吃亏。更幸运的是，它给刘邦当过几个月的“革命根据地”。刘邦本来把项羽封他的汉中王不当回事，但却对汉中这个地方情有独钟，当了皇帝就定国号为汉。汉中的“汉”字成了皇家的印章，到处盖，大中原文化从此盖成了汉文化：汉人、汉语、汉字、汉服等等。

而汉中跟秦蜀之间的联络，全凭那些古道。

眼前的汉江河上有两座桥，一老一新，相距很近。老桥两头有水泥墩子做障碍物，只准自行车和行人走，可能是已经完成了承载机动车的寿命。桥上行人、自行车、三轮车挺多，跟那边新桥上呼啸而过的汽车相比显得悠闲。我是来找傥骆道的具体起点的，于是往老桥这边过来。

离桥头不远的地方就是街口，人气聚集，商店挺多。有三个店主围着一个没有靠背的破椅子打牌。我看了一阵，一种长条形的纸牌。我说：“这牌看起来有些年代了，这老桥也有些年代了吧。”“对，怕是1980年建的。”“那以前呢？”“有渡口。”

哈，渡口，遥远而熟悉的名字，如今只存在于诗词里。“君看渡口淘沙处，渡却人间多少人。”

“渡口还能看到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这边已经看不到了，河那边还可以看到一点。”

我心里想，把这个渡口算作傥骆道的起点是再合适不过的。于是上了老桥去寻它的遗址，哪怕是一两级台阶，或者一块半埋在土里的石条也行。

走在这宽敞没有车的老桥上，看着那边新桥上快速来往的车辆，就觉得这个桥倒退成了从前只走人的古道的一部分，权当它是古桥吧，慢慢走。路遥行雨懒，河阔过桥迟。

过了桥往右拐就上了河堤。一侧是田地，一侧是河床。河堤坡的外侧一头黄牛在吃草，一根长绳系在小木桩上，黄牛的活动范围就是以那条绳子为半径的圆。我盯着牛看了几分钟，觉得它很面熟。牛也在坡上抬头看着我，嘴里嚼着草。我忽然想，牛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一个遥远的熟人，因为我确实曾放过牛。

牛在心里对我说：“欢迎你回来，我记得当年的日子，我在别人家田里拉了屎，你按你家大人的吩咐，拿锄头搂进戳箕，倒入你家田里。”

我对牛说：“很高兴你还在。我知道你们的身影越来越少，雕鸟尽，良弓藏。愿你像人一样，过着比从前轻松的日子。”

但今天的人实际上不比从前轻松，所以估计今天的牛也不轻松。

看牛吃的是坡上的干草，我就走到那边一片绿色地里，一看是萝卜，再看四下无人，就拔出一个。挺大的家伙，不得不用手指挖了土才拔了出来，揪一把干草擦掉泥巴，拿过去喂了牛。我望着那边的萝卜坑对田主人说：“希望你不介意，算是我给老朋友的礼物，我自己并没有吃。你知道从前的放牛娃常偷萝卜吃，有一次你看见了还追了一阵，扔了一个土坷垃，没打着，只把丢下的萝卜叶子捡回去喂猪。”

又往前走了一阵，一个人在地里锄地。那铁锄从天上抡下，挖起一块土翻过来，再把锄头抡起，空中转一百八十度，锄头背落下

来，把刚挖的土块打碎。这活也可以两个人干，一个只翻土，另一个过几天晒干了拿个长把子木榔头把土块打碎。我就挥过那木榔头。此地的人整治土地跟整治床铺一样仔细，要闹平整，不能疙里疙瘩。

我问老表渡口在哪儿？他锄头立地，两手拄在上端说：“原来在王爷庙那儿，现在不知还能不能看见。我小时候每天都坐船过去上学。”我问：“王爷是龙王爷吧？”“不是的，是杨泗将军杨从义，南宋在这儿抗金打过仗的。咱这地方的人把他当水神拜。”

我只知道汉中这地方跟刘邦和诸葛亮有关，没想到还跟抗金有关。估计这个地方一定还跟其他很多朝代有关，只是刘邦和诸葛亮太有名，把别人都遮住了。

“那杨泗将军怎么就成了水神？”

“杨泗将军在洋县修过杨填堰。”

我想，这个地方的人果然厚道。李冰父子在四川修了都江堰，也没有人把他们当水神拜。

“好吧，你忙，我先去看看。”

河床十分宽阔，靠近河堤的地势挺高，还有树木田地。走过一个小树林，果然看见王爷庙。背后看跟住人的房子差不多，到前面才看见院子里一个一人高的香炉，地上一个点香用的石槽，里面积满烟灰。没有围墙，一个正房长一点，面对着江，另一个侧房短一点，房门都锁着。站在正房门口抬头看，原来屋檐下伸出来的是古老精巧的斗拱，有陈旧的彩色油漆，说明这房至少是清代的。院子边上有两棵柏树。我把一只眼睛放在门缝上看，想看看杨将军的尊容，但里面黑黑的，看不见。

我到河边张望了一阵，没看到渡口的踪迹。河滩很宽，但水只

在中间处浅浅地流，因为这是枯水季节。我在想，这汉江古代水一定多些，因为那时山里到处都是森林，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农田需要灌溉，更没有现在的城市抽取地下水。这里虽然是汉江上游，却叫汉中，或许是因为那时江面相当宽，跟中游差不多。

这个渡口也是另一条古道的起点，叫洋川道，过巴山到四川去。因为那些年送给贵妃的荔枝从此道飞马而来，所以也叫荔枝道。对了，说“飞马而来”不确切，杜牧看到的那“一骑红尘”，是出了秦岭到关中平原才开始跑起来的。在洋川道和悦骆道上，只能牵着马走。荔枝道上有成都过来的人马货物，都从这个渡口过到洋县，在洋县城里和悦骆道上长安过来的商人交换贸易，然后各自返回。

当然也有成都客商一直走到长安的。如果你觉得成都和长安之间有点远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过了成都是茶马古道，通到云南和西藏。而过了长安，丝绸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
河床上不流水的地带有高有低，有水塘滩涂。两只白色的大鸟在积水边啄食，迈着轻柔优雅的步伐。我戴上眼镜一看，红脸红腿，原来是朱鹮。再一看，更远处的河对面也有四五只，一只还飞了起来。

朱鹮飞的姿势果真优雅，跟别的鸟不一样。麻雀、画眉、燕子这样的小鸟飞得极快，对它们来说飞翔像是找食或逃生的手段，急急忙忙。斑鸠、喜鹊这样的中间大小的鸟只在树木间飞，每次只飞很短的距离。朱鹮本来叫红鹤，是仙鹤一家的，有仙姿，飞的时候不慌不忙，两个翅膀很长，缓缓扇动，有鲲鹏展翅的气概。刚才的那只从汉江河床起飞，在低空中画一个弧形，又款款落在不远处，

扇了几扇才收回翅膀。这朱鹮好像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仙鹤，从前的仙鹤都只是在画上看到的。

既然别的仙鹤也不见了，是不是应该再派一些调查组去搜查一下，往这儿带一些？还有，现在连农村都没有燕子了。全世界接近绝迹的朱鹮值得保护，但如果一片田地上曾经每家堂屋的墙上都有燕子来做窝，如今却一只不见，也应该去找找吧？

然而，我估计请燕子回来比请朱鹮更难。朱鹮是野生的，燕子与人共生。如今的房子都修成了高楼或小楼，各家门都锁着，不像从前的农家昼不闭户。燕子就是回来，也无处住了。

我看着朱鹮，想着燕子，还想起了放牛时学校里教的那首好听的儿歌：

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我问燕子你为啥来，燕子说，这里的春天最美丽。

小燕子，告诉你，今年这里更美丽。我们盖起了大工厂，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。

这是谁写的歌词？大工厂建起来了，燕子呢？

山河风景原无异，旧家燕子傍谁飞。

回到小庙前面，仔细看这个老房子。民居几乎每家门上都有门神，但这庙的两扇红门上没有门神。门神是驱邪的，庙里的神有更大的驱邪法力，所以不需要门神。门两侧的墙是青砖的。房脊上两端有龙头，各种兽首都很全。

我对王爷庙说：“渡口没找到，你却意外地站在这儿。我知道

你跟那从前的渡口很熟悉，所以看到你也算看到它了。因为有你在这儿，我至少知道那渡口在什么位置。你在这河边从来没被冲掉，说明你果然是灵验的。”

门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红纸告示：

各位信士：

经庙委会决定，本庙于正月初七晚七时准时为信士接星，凡鼠、马、鸡、狗、兔均可接星，其他属相也可参加顺星，勿误。

王爷庙委会某年某月某日

我本来以为这庙无人管理，锁在这儿，只有人来院子里烧香，原来庙自有主，就是这些信士们。可惜接星的日期过了，否则我真想来参加一下，就看看怎么接星，怎么顺星。王爷庙应该是个道教名字，接星顺星也应都是道教词汇。中国人似乎觉得除了佛教都是道教：阴阳家、风水师、山神、河神、火神、土地神、灶王爷等，还有门神。这些神都很随和，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也一样随和，各取所需，随需随取，人对神不必过分崇拜。神就像朋友一样，要是给你帮了忙，你就去还个愿，往功德箱里放点钱，还个人情就行了。

我到屋后的稻草堆上抱了几大抱，放在前面的房檐下，做成了一个稻草窝。从前房檐下总是堆有稻草，雨天时做饭烧火用，鸡在里面下蛋，也是狗最喜欢卧的地方。我躺在这厚厚的稻草堆里，才知道鸡和狗是多么聪明。太阳晒得我以为是到了深春。江对岸的县城不见高楼，房屋一条线左右伸开。我好像是个刚从四川过来要去